



黄忠龙 著

山野的月色

SHANYE DE
YUESE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黄忠龙 著

山野的月色

SHANYE DE
YUESE



读者出版集团

D F G 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野的月色 / 黄忠龙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468-0005-9

I. 山…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6034号

山野的月色

SHANYE DE YUESE

黄忠龙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封面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73003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电 话: 0931-8773276(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E-mail: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3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 07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05-9

定 价: 18.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瓦房的天空	/ 001	泥水匠	/ 053
乡村戏台	/ 004	木匠	/ 055
老堡子	/ 007	石匠	/ 057
老作坊	/ 010	铁匠	/ 059
老井	/ 013	泥瓦匠	/ 061
粮食	/ 016	骗匠	/ 063
灰骡子	/ 019	毡匠	/ 065
补丁	/ 022	碗匠	/ 067
统销粮	/ 025	皮匠	/ 069
土屋	/ 028	...	
手推车	/ 031	社火	/ 071
购货证	/ 033	撇驿臣	/ 074
老广播	/ 036	讨口彩	/ 076
下乡	/ 038	踢房	/ 078
记忆的钟声	/ 040	抓五	/ 080
节日	/ 044	跳绳	/ 081
小吃	/ 047	打兵	/ 082
走亲戚	/ 050	开绞绞	/ 084
...		藏马马虎儿	/ 085

目 录 CONTENTS

叼狗娃	/ 086	关于女人	/ 141
踢毽子	/ 088	总算有个家	/ 143
弹杏核儿	/ 089	...	
掐方	/ 091	烟花三月下扬州	/ 145
狼吃娃娃	/ 092	京口无锡一水间	/ 147
...		感觉上海	/ 150
青青山中草	/ 094	姑苏城里好风光	/ 152
故乡的山	/ 097	红粉节侠相映辉	/ 154
山里的野花	/ 099	灯火阑珊下的秦淮河	/ 157
水洗的童谣	/ 102	匆匆走过南京城	/ 160
童年的玩具	/ 105	三千西子一片情	/ 163
风	/ 109	小桥流水绕周庄	/ 165
云	/ 111	游普陀山记	/ 167
雪	/ 113	云青欲雨水生烟	/ 169
...		在鲁迅作品中行走	/ 171
上班	/ 115	...	
给高考学子的信	/ 118	塞上江南	/ 174
排队	/ 135	东方金字塔	/ 176
机关生活	/ 137	贺兰山缺	/ 178
年轻多好	/ 139		

瓦房的天空

每每看到“瓦蓝”一词，我的眼前就为之一亮，这个色彩十分亮丽也十分亲近的词语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瓦房，想起瓦房上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棒，一只喳喳叫的喜鹊似在向我们借着生存的口粮……

瓦是青色的。青色的瓦，整齐地瓦在一泼水高背滚椽的土木结构的房子上，就成了瓦房，瓦房的青与天空的青浑然一色，共同构成了故乡瓦蓝的天空。天因瓦而更蓝了，瓦因天而愈加高远，于是，瓦房成了故乡的天，天成了故乡的瓦房。

哪儿有山，哪儿总有一坨稠密的树木，树木掩映下的便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瓦房，从树空中钻出来的阳光跳跃在瓦房上像断线的珍珠耀眼夺目又叮当悦耳；哪儿有河，哪儿就有一个村庄，瓦房、树木、炊烟成了村庄最重要的构成元素：鸡鸣犬吠，桃红柳绿，蛙韵麦香，这些民间的原音、原色、原汁、原味，成就了乡村的素朴纯真，缱绻里有种人们对瓦房的深深的思念与依恋。

临河而居，依山而栖，背北面南打四堵墙遮一个院，上房在北，北与门相对就叫上房，就成了主房，东西两旁修几间厢房，东南角子上建筑一座土楼，因比其他房屋高，故称高房。高房一般是女子的绣房，也是瞭望的窗口，全村的景象可尽收眼帘。这便是故乡民居最基本的结构。别看这种在根基上砌几层青砖、在顶部盖一层青瓦的瓦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是盖一座上房，即便现在也要让我的父老乡亲积几年之力。以前就更不消说了。于是盖一座上房成了我的父辈们创业的最高目标，我的父亲积攒了半生也未能如愿以偿，便带着遗憾撒手人寰，让一个预留盖上房的土筑平台孤零零的在北面长久地蹲着，有时像父亲离去时的眼光，浑浊中夹杂着一种强烈的渴望，这种泛着灵光的眼神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也就有了我在父亲的土



台上建房盖屋的决心。在我儿童时代，村子里能盖起一座上房的就算是一个光阴好的人家。我记得，那时村里有上房的人家为数不多，有没有上房就成了判定基业好坏的标志，也就成了给女儿选婆家时看家境这一关口必看的点、必把的关。我的兄长也因此迟迟说不成对象，我庆幸我的嫂子没有因为上房而错失了良缘，要不然，她现在不会住在村里最好的瓦房里，过着殷实幸福的生活。

同是瓦房为何能盖起厢房而建不起上房呢？这是因为故乡人看重主房的缘故。作为主房的上房是一座四合院中的标志性建筑，要盖必须要有气派。虽不像旧时四门八窗、瓦脊瓦兽那么讲究，但至少也要扎檐坐脊，台子上木柱拖牵，两边镶上砖码头，四周用土块砌起，四面房角可嵌上砖柱，屋顶木料最次要用白杨椽檩，即便这样也要费好多材料。如果一砖到顶，松椽松檩，瓷砖贴面，塑钢门窗，有的还做成“人”字梁，那就得花好几万块钱，没有长远的计划和精打细算的积累，就很难修起来。于是故乡人就按照“迁工上山气不喘”的农谚理念，开始备起盖上房的料，盘算起修上房的日子。吃饭穿衣量家道，有什么样的家境就修什么样的上房。故乡人对盖房借鉴得多，攀比得较少，因此故乡人生活得不是那么太累。即使干再苦再累的活儿，心情依然像夏天的风一样自然清新、舒畅愉快。一个最容易满足的人，他心中的欲望就最低，欲望低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故乡人就是这样，像春天的柳枝插地成荫，他们见蜜就甜，容易感恩，且知恩图报，知足常乐。

树大就会分枝，子大就要分家。分家就是隔开门儿另搭锅，打院盖房，离不开村子里人的帮忙。故乡人把帮这类大忙称作助工，今年你给我家助了三天工，待到你家盖房时我再助你三天，驴咬脖子——公缠公（工变工），瓦房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在农村谁家没有个大小事，谁家没有个用得上他人的地方，晓得理就是这么个理的村里乡亲，他们互助互帮，你来我往，房子修成了，关系也近了，乡情更浓了。正是这种不需招呼、不问报酬、主动给左邻右舍帮忙的纯朴乡俗，造就了故乡人憨厚朴实的品行与个性。正是这种品行与个性使他们长期在低处生存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随遇而安的心境和与人为善的心情，以及能吃得起亏的心胸。

瓦房有高低之分但没有贵贱之别，无论是三间大瓦房还是一间小巢棚，都为乡亲们终年遮风挡雨，保暖御寒；不管是一座老屋还是一座新房，都为亲人们孕育着四季的希望。走进瓦房，就走进了一个农人之家，一坨冬天的热炕，一幅民间的字画中堂，几件木质的家具，以及热情洋溢的主人略显几分局促不安的表情，让我们感受到瓦房中的宁静与朴实、简洁与厚重。上房中挂字画成了故乡的一大景致：识字不识字的差不多家家都挂着，挂着挂着，就挂出一种沧桑感，挂出一股书香味，挂出对上一辈人的念想，也挂出鲤鱼跳龙门的那份渴望。

当砖块与水泥大面积地走进村庄的建筑工地，瓦房的结构就变了；当平板楼在农村悄然兴起，瓦房的空间就缩小了；当二层洋楼在故乡的地平线上崛起，瓦房的个头就显得低矮了，即便是当新的瓦房盖起来，那铺在房顶上的大红方瓦替代了原来的小青瓦，瓦房依然是瓦房，只是那瓦不再是瓦蓝的那个瓦了……不管怎样，瓦房的天空永远灿烂，人们永远热爱它干燥、豁亮、冬暖夏凉的品质，并由此牵扯出好多感人的故事和美好的回忆，让出门在外的儿女常常放不下心中的牵挂，让工作在外的儿女常常想回家看看。

乡村戏台

戏台是乡村唱戏用的台子，早年间称为戏页楼，现时人们习惯叫做舞台。

漫步乡村，差不多每村或者每社都有一个建在公共场所的高大建筑物，那就是戏台。我所说的“社”是指以拜谒同一个山神为单位的，有的是一两个庄，有的可能是七八个村。于是，乡村的戏台大都建在庙宇旁边。前几年戏台独领风骚，这些年一些靠劳动致富的农户盖起了二层洋楼。与这些楼房相比，无论高度还是材料的质地，戏台明显逊色不少，唯有其凛然的气势和宏大的场面是任何住宅楼房都无法比拟的。

在我的家乡，五个村子共同祭祀着一个叫做大娘娘的太乙元君山神，庙修在距我们村有二里路的一个山坡上，那坡下面不远处的一个村落就成了庙川。由此，我就想到先有庙后有村，而这个村上占多数的黄姓人和我们在同一个老案上供奉着先人。由于庙修在离村子较远的僻背地方，故而就有一座大戏台在我们的村庄里拔地而起。从我记事起，我们村子先后修建过三次戏台。最初的戏台在学校院内，我每天到学校都会看到它，那时老戏禁唱，戏页楼闲置，倒成了我们课余时间玩耍的好地方。后来，学校校舍短缺，我们曾一段时间搬到戏页楼里边的化妆室里上课。课后，我们一班七八个同学都会从后台走到前台，俯视台下面踢毽子、玩毛蛋、滚铁环的小同学，心中就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满足感。虽然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在戏台上怎样演戏，但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的喜悦心情让我们对高处有了一种潜意识的向往，也许正是这种无形的向往使我们在“黄帅反潮流”的浪潮声中、在饥饿与寒冷无时不在动摇着我们单纯童心的各种环境的交困下，毅然甚至是鬼使神差地念完了小学直至念完了高中。

后来，学校在离原址不远处重新修建了，老戏台也就拆除了。队上很快就在村西口修了一个戏台。我在那个戏台上先后演出过两场新戏，一场是在

《林海雪原》里以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身份出现在台上，只说了一两句台词就退场了；另一场是扮演了一个《杜鹃山》里的匪兵甲，连一句话也没说就被红军“击毙”了。这大约是1977年的事情。1978年，老戏开始兴起，我的父亲就在这一年唱着刚复兴的秦腔走了，也带走了我对唱戏的兴趣。从此，我再也没有粉墨登场过，时不时站在幕后为他们盯着戏本，当有人忘了台词的时候就会为他或她提个头，就像盯着学生背书一样，我会目不转睛盯着戏本，有时他们会丢掉四五句唱词，我也会与他们步调一致。有时，遇到一个没有记住台词的人，我只能一句一句领着读，声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台上的演员听不见，太大了就会让观众听见，反倒惹起台下一片开心的笑声。戏中有戏，这也算作社戏的一个特点。

故乡方圆十里被人称道的社戏，不外乎寺岔、王河和我们村的。我们村的社戏之所以有名气，我想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勤劳纯朴、好学上进的庄风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的人永远有别于他乡人。时至今日，一些庄里赌博成风而我的父老乡亲依然固守着生存的底线，悠闲下来的寒冬腊月，他们总会从自家的门里走出来走到老戏台前，六七十个人围成一团，有下棋的、有浪闲的，更多的是把两副扑克和在一起六个人打一种叫“升级”的游戏。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村上有一个戏班长，他年轻时曾拜县上一位有名的须生为师并随其走村串乡唱过戏。他的心中装着少说也有三四十本戏，无论哪本戏中的生、丑、净、旦他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即便一个“生”角，他也会演出小生、老生、须生、武生的不同人物形象。再加上我们村还有一批戏演得不错的中年人，因此，当老戏在山村再次开锣时，我们村的社戏就很快在方圆里走红。记得每年正月里唱戏时，四乡八村的人都会早早地赶来，小小的戏场挤满了人，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在这个戏台上先后演过《三滴血》《铡美案》《闯宫抱斗》《辕门斩子》《赵氏孤儿》等好多被群众津津乐道的经典秦腔戏剧，这些戏剧不但成就了我们村子的社戏名声，也圆熟了一批乡亲的人文世界，至今，他们为人处世、谈古论今，无不以戏文中的故事与言词进行看待世事、教化儿女、判断是非，这是社戏的一大功能，其教化作用是最具有普及性和认同感的。



社戏还为青年男女提供了相识相爱的场所。乡村闭塞，很少有机会与外乡的男女见面。到乡墟上赶集，虽说是一种很好的相识机会，但毕竟不是闲月，大多数的少男少女忙于农活，走出来的时候就不多，猎取心上人儿的机会就相对少了。只有过年过节唱戏的时候，少男少女才有足够的时间纷纷梳妆打扮一番，一个个心情舒畅地聚到一起，你推我搡，你挑我逗，如此这般就相识了。相识之后，就约定晚上继续看戏，不见不散。最宜谈情说爱的时节莫过于月亮挂树梢的晚上，社戏恰恰给他们创造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人堆中钓出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远离戏场的田地里窃窃私语，如此反复，六天大戏结束了，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的终身，就在山盟海誓中私定下来了，可谓以戏为媒。在我们这一列人当中，以戏为媒自由恋爱的人就有好几个，他们至今已进入不惑之年，一直过着恩恩爱爱的平静日子。

老戏从复兴到鼎盛再到逐渐降温差不多十年光景。虽然后来我们村将戏台搬迁到学校的操场上，但自此再也没有唱过一回大戏。不光是我们村，差不多我所熟知的几十个村的社戏，几乎是在同一二年退出了乡村的舞台。现在，除一些村子的戏台每年还定期请专业剧团唱一台大戏外，其余村子的戏台早已荒废，就像对面的堡子成了一个时代的产物，默默地烛照着平凡的乡村敢爱敢恨的精神世界。

老堡子

想家的时候就想起故乡的老堡子，想起故乡的老堡子心灵就一定在思乡的历程上飞动。

坐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高楼上，倦怠的目光投向窗外，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物后面，便是一座座起伏的山冈，山的后面依然是朦胧的山。正是山的厚重让这个小县城站稳了脚跟，靠实了岁月的脊背；正是山的深邃让我的笔不停地开采山野的矿石，以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让他们在镂刻的过程中看到乡情的至诚至贵；也正是身后的一片热土与点横撇捺般的村庄，让背负的行李超重，让人生的路途久远而清晰。在事业与乡情中穿行，充实的人生一定会带给你亮丽的心情。

终年四季“相看两不厌”的旱塬夹一道河床，一条公路在这个狭长的巷子里穿行，这便是我家乡最简约的地理环境。晴天的夜里故乡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也倒映在河塘。

那里有郁郁葱葱的树木，那里肯定有人家，那里有了人家，那里的树木就会枝繁叶茂。从最初带着一把原始的农具和一头九色鹿上路，他们依山傍水而栖，在向阳的平坦的地方建造房子，开荒囤地，栽植饲养，播种姓氏，一个名字，更多的是一个姓氏被人叫响，一个村庄就在高原上从此诞生了。比如李百祥家、李百银家、高文义家、王公易家、尤富汉家等，这些“土著人”的名字至今依然成了村庄称谓。不过，大部分村庄的名字都是在创业者的姓氏与地势中间加一个勾起人们眷恋的“家”字，便一代代传开来。如居在山湾里的姓龚的人家，就叫龚家湾，依河而居的叫王家河，依坡而住的叫黄家坡，依川而居的叫郃家川，在沟里居住的叫雷家沟，在岔里居住的叫余家岔。有的人去地空，但地名依旧保留在民间，甚至留下了与此相关的美丽传说与悲剧故事。我家乡的翟家川、胡家湾，已经没有姓翟、姓胡的人了，



而村庄里至今还演绎着他们失踪的历史。

树大了就会分权，人多了就会分家。于是村子就大了，就多了，有新庄与老庄之分，但老案上供着的先人永远不能分开，无论后代居于何处。大年三十的接先人，又叫接纸与初三的送先人或送纸，都会让他们风尘仆仆地赶来，炮声阵阵，锣鼓喧天，一大族人在辈分最高的老年人率领下，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一支点燃的香，虔诚地为祖先们接风或饯行，远远望去，那忽闪忽闪的一丁点火星，就是人间不灭的香火，正是这星星点点的火星燎旺村庄的人气与世象。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不远，也就往来不断，和睦共处。遇到外患侵扰，他们就会联合抵抗，于是就有了老堡子。原本是以一个“保”与“土”构成的“堡”字，就是一个保卫村民安全的土圈子。堡子大都建在村庄最高的山头上，是两三个村联建的。堡子之所以称“老”是因为年长日久了，甚至连健在的老人都说不上它的确切年代了，只知道它是专门用来躲藏土匪的防御工事。如果你有幸到我的家乡转一转，你就会看见好多老堡子，差不多每隔四五里路就会看到一座最高的山头上矗立着一处高大威严的堡子。我走过南方的几个地方，未发现这种土建筑，也许这只是西北确切地说只是我家乡一带一道独特的高原风景。堡子的出现也就有了与此相关的地名与传说，也就为原本丰厚的民间文化又积淀了一层内涵。

我小时候到老堡子里去过几回，每回进去，有一种肃杀古寂之感。看着那空旷凄凉的堡子就会想起一幕幕厮杀的场面，仿佛闻到一种血腥的气味，心中便不寒而栗，因为关于堡子的传说过多的是土匪残杀民众的流血事件。硬着头皮登上堡墙，绕墙一周，开怀迎风，视野便开阔了，心情便舒畅了许多。这世界毕竟隐匿的是少数，公开的是多数，杀戮的情景少，和平的天地宽，在这多与宽中生长出的明亮事物总会驱走我们心灵的阴霾。

老堡子的废弃，也许与村子里的堡子院的兴起有关。我小的时候，我们庄里只有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有一道堡子院，那高大的院墙里有一个深深的大门过道，里边是一个整齐有序的四合院结构。院子的东南角上建起一座高房，像一个瞭望台，全村的景象，尽收眼帘。我曾看到过福建的土楼民居，

而家乡的堡子院是最能代表这里的民居特色的建筑群落。可惜，经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差不多大部分堡子院都拆除了，现在所剩无几了。

正因为每家每户有了高大结实的堡子院民宅，老堡子就被称为官堡子，老堡子的用途也就减少了。当然，导致老堡子废弃的根本原因是解放了，共和国成立了，国泰民安了。而闲置多年的老堡子又开始配上用场了，有的修了学校，有的建成庙宇，有的成了队上的羊圈、护林所之类的场地，而我家乡的老堡子被两个生产队一开两半种起了庄稼。

老堡子依然存在着，不是因为它有存在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拆除的价值，就这样它一直存在着并将长期存在下去，直到风雨坍塌岁月剥蚀完整个躯体为止。看着孤零零生存的老堡子，似乎眼前是一个背负背篓的老人在岁月中艰难行走的雕像，又好像是一只张口喊天的蛤蟆，在祈求上苍的恩赐，因为人类永远需要保护。正如巴斯卡尔所说的那样：“人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一支芦苇，但却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由于会思想，他们就会用智慧保护自己，保家卫国。当土匪来了，他们想到防御比抵抗更能避免牺牲，于是他们建造了堡子；当灾害来了，他们想到逃荒比坐以待毙更能有生的希望，于是他们背井离乡开始了长途的迁徙，终于将母语固执地种植在他乡异国，于是就有了“客家人”的新型称呼和“唐人街”的地名不胫而走；当肆虐的沙尘暴越刮越猛时，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封沙固草，再造一个秀美的山川……

老堡子是一本老教材，永远告诫人们这样一个生存的道理：天晴改好雨天的水路。

老作坊

记忆中的家乡老作坊有三处，一是雷家河湾里的油坊，二是扬波河里的水磨坊，三是司家的粉坊。至于老辈人所说的染坊，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只见过人称老染匠的染坊主人。但我小时候穿过的许多衣裳，都是母亲自己用煮青或煮蓝颜料染就的。母亲先将这些颜料和在盛着开水的瓷盆里溶解，再将土白布或白丝布浸泡进去，盖上盖子捂上半小时，待布全部着色后，再放进清水里冲洗几分钟褪去浮色后，捞出来晾干即可缝制。记得化肥刚刚走进生产队时，装化肥的袋子很考究，一律用刚兴起的尼纶制作，那尼纶袋就成了农人们看好的做衣服的材料。如果能穿一条用它染成青色后缝出的裤子，那就是当时最流行也最时髦的衣物，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酷极了。尼纶的弹性很好，质地又薄，穿在腿上稍有微风吹拂，就抖动起来，给人一种凉爽宜人的美感。可是，那时的我很少有此奢望。虽然染坊没见，但染布的情景见得不少，也就大体明白了染坊里的工具与工序了。

坐落在雷家河湾里的油坊，是我们黄家与雷家两个村共用的老作坊。儿时听大人们说，油坊里很古清，所以我们很少单人去那里。油坊平素一直闲着，只是到胡麻成熟后的秋冬季节才繁忙几月。我的父亲曾经为生产队榨过油，我就到油坊里去过几回，也就了解了榨油的圈套。先将筛选好的胡麻放进锅里去炒，再将炒熟的油籽倒进石磨上，套上牲口去推，从磨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我们叫它油泼。油泼调酸菜做出的豆莢面糝饭，可是家乡的美味佳肴，至今让我牵肠挂肚。虽然糝饭成了家乡现时招待客人的一种风味小吃，但由于工序繁杂效率低下的老油坊一个个被人们抛弃了，油泼也就没有了，因此它的味道也就不如从前地道了。

胡麻磨好，又要放在锅里去蒸，蒸好后，父亲和他的伙伴们一道望着冒热气的油泼忍着烫将其包在布里，再用生铁做的圆箍子箍紧，然后将这一坨

坨东西放进油井里，一个油井最多只能放六个坨子，六坨就是一副油，一副油需要六百斤胡麻，差不多能榨出200斤清油。油坨装好，开始榨油。榨油其实是利用重器对油坨进行挤压，通过数次的挤压，清香透亮的油才会一点一点渗出来，流进早已准备好的油缸里。

挤压油的工具我们叫它油担，是用两根捆绑的大梁组成，然后通过杠杆的力学原理撬动起它，这样一上一下，在重力的作用下，油坨就会自然流出油。油榨完了，油坨被压成一个固体，差不多有石磨那样大，我们叫它油渣坨，油渣有毒，人吃多了就会中毒，是喂牲口特别是牛的最好饲料。我小时候，村里的生活都很穷困，人们饿极了时就会以油渣充饥，而中毒者很多，死于此者也不少，我的一位童年伙伴就是这样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生产队解体了，油坊也就承包给私人，生意红火了没几年，就关闭了，再后来房塌梁毁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一个油坊河的地名在故乡里偶尔叫着。

水磨坊建得比油坊晚，却又消失得早，大约是1973或1974年，上面给生产队里投资了一台中型柴油机，队上就在戏台前打了一口井，旁边安上石磨，用柴油机抽水磨面两不误。由于有了新磨房，老式的水磨坊就停用了，成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久就从乡村的视平线上撤走了。

水磨坊上下两层，下面是水道，上面是磨房，从高处流下来的水利用惯性的冲力打着木式水轮，旋转的水轮通过轴承带动，石磨就转起来了。那时没有现在的钢磨，家家吃的面差不多都是水磨坊里加工的，遇到寒冬腊月时节，水磨坊就难以满足全村人的需求，于是有人就用家里的石磨推起年磨。我小时候最怕推磨，一整天在磨房里转磨道，转得人头昏眼晕，筋疲力尽，第二天又得继续，推年磨至少得推三天，才能够我们一家七口人从正月吃到二月。

那时节差不多川区每个生产队里都有水磨，现在很难再见到它的踪影了。2001年我到与家乡接壤的宁夏隆德的一个叫桃山的小山村去看据说清代的皮影，路过河滩，我惊奇地发现这儿还有一座废弃的水磨坊。作坊虽然挂着门锁，看不见里边的陈设，只见下面的水磨木轮仍然基本完好，同行



的一位民俗专家如获至宝，按动快门用照片保存下了这个已经绝版的民俗事象。我想若干年后再拿出来，能认识它并测出它的用途的人就寥若晨星了。

粉坊至今还有使用的，除了推洋芋的石磨用粉碎机代替之外，其他的物什以及操作的工序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前不久，我到过宁夏镇北堡的西部影视城，在那里看到了许多作为影视道具的老作坊，如油坊、粉坊、豆腐坊等，其陈设与故乡的老作坊几乎一模一样，看后几分亲切，几分眷恋，几分回忆，让我长时间纠缠在一种思绪里。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我们虽不可一味地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但也不应很快忘却艰难的时世，丢失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亏了祖先的血本——那根基就是深厚的民俗风情，那本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